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
第六十一回 嫁浣花寶珠悲失蜀 勸眉仙婉姐暫歸寧

卻說寶珠新婚後，過了三朝，接著藕香、漱芳、眉仙、瘦春、浣花、美雲、麗雲、綺雲、茜雲、寶兒十人，各設宴慶賀，一日一日的，直鬧到三月下半月，才安靜些。蘧仙便來找寶珠，替他設法一見媚香，寶珠笑道：「他和你那位二夫人，是極投契的，你娶了這位夫人家去，少不得也要來見你的，這會子，在咱們家想見，成什麼名目，可不是被人議論。」蘧仙想也不錯，便回去擇日，打算迎娶浣花不提。卻說寶珠把蘧仙這意思告訴了浣花，又把自己娶親那日怎樣要他的話講給他聽，浣花笑笑不語，盛蘧仙數日後，已央媒送喜期去，向沈左襄求親，沈左襄便允了吉。是三月二十九的喜日，便打二十幾上，把浣花接了家去待期。瘦春也家去了，寶珠見好好的一個浣花，才半熟了，便要嫁去，雖蘧仙和自己一樣，終究不是自己，心裡納悶，竟茶飯不思的害起病來。婉香急了問他，才知道是為了這個，想也沒得法子的，只常勸著他說：「天下的美人多著呢，你見一個便要想一個，難道天下的美人都該你獨得嗎？況那些美人兒，也未必個個對你，便對你，你也容不得這許多，又誰肯給你做小？軟妹妹和蕊妹妹果然請了誥封，難道你一個兒功名，可請得幾百付誥封嗎？」寶珠道：「那他嫁蘧仙去，也沒得誥封呢？」婉香笑道：「那他和他自己情願的，有如我和他也是這樣。」寶珠又道：「他嫁了蘧仙，他忘得了我，我總不忘了他呢，雖眉仙姐姐和他一般模樣的，又一樣和我好，人說他兩個便像一個，我心裡總覺得眉仙和我好，是眉仙的好，他和我好，是他的好處，眉仙是眉仙，他又是個他呢，且我還有一著傷心之處，現在浣花嫁了，還有個眉仙，我把他一個當做兩個看，只是明兒眉仙也少不得嫁去了，我怎麼呢。」說著，哭了起來。婉香實在可憐他，因替他拭淚道：「只也不怪你傷心，我叫眉仙也嫁你，可好麼？」寶珠道：「姐姐哄我，他哪裡肯呢。」婉香道：「是呢，我不哄你，咱們小時候，因講得來，在一塊發過誓的，說我和他兩個，要形影不離的，日後無論如何，必要共事一人，此番他和我來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我原想告明我叔叔的，不道叔叔過去了，便暫時擱起著，你既捨不得浣花，好在他和浣花就一個身子似的，你便向我老爺求親，斷沒有不允的。」寶珠道：「只個我不好對你老爺講去，你老爺說新娶了你姐妹三個還沒滿月又要得離望蜀的，可不惹罵，便不罵，咱們三老爺也是不許的呢。」婉香想也不錯，因道：「那你且放下了心，遲早我總把眉仙交給你，只是你須向我發一個誓，我給你定下了，你倘日後負了他不娶怎麼說？」寶珠道：「哪有此說，我便在燈下發一個誓你聽。」因對燈發誓說：「倘若不娶眉仙叫我一輩子不得再遇一個美人，一刻兒憔悴死。」婉香笑道：「這樣誓算得什麼，總之你若負了眉仙便負了我。」寶珠笑起來道：「是呢。」剛說著，忽門簾一動卻好眉仙進來，婉香一笑，寶珠早扯著他的手叫道：「眉姐姐，浣妹妹。」眉仙一笑道：「我又不是兩個合攏來的半邊人兒，你究竟是叫我還是叫浣妹妹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他便是你，你便是我，咱們三個分什麼形跡。」說著笑將起來。眉仙紅了臉，笑向婉香道：「你瞧，寶弟弟瘋了。」婉香笑道：「他怎麼不要瘋，誰叫你叫和浣妹妹長的一個樣兒，可不要引瘋了他。」眉仙滿臉飛紅了道：「這引字怎麼講，我引他什麼來？」婉香笑道：「你生這副好臉龐兒，可不引了人的魂靈去。」寶珠嗤嗤的笑著，看眉仙兩頰早和桃花似的，怕他惱羞成怒因拿話扯開道：「浣花聽說明兒便出嫁了，不知道他念我和姐姐也不？」眉仙道：「他念你什麼？便念你，我也不知道。」寶珠道：「蘧仙的言語笑貌都和我一樣，他可以把蘧仙當作我看。姐姐和浣妹妹也言語笑貌一樣，我便把姐姐當作浣妹妹看可不是兩便。」眉仙冷笑道：「我像浣妹妹，哼，他配像我？」寶珠驚道：「這怎麼講？」眉仙道：「我也不用講，你想想。」婉香看了寶珠一眼寶珠正色道：「啊呀姐姐，這是什麼話，此心惟天可表，鬼神俱鑒。」眉仙見錯會了意，倒紅了臉，因笑道：「你想到哪裡去了。」婉香也笑起來道：「這便叫虛心發。」寶珠急的要哭道：「你們這樣疑我，我只有把心剖出來給你們瞧。」婉香道：「你又忙什麼。我不過講著玩，你又當什麼真來。歸根我這點也不知道你心，我還算什麼人呢。」眉仙才笑道：「我是講他一點兒沒主意，一味子隨人擺弄去，險些兒把性命送在江心裡，也沒人知道。叫我照他起先那樣，早死在蘧仙面前，不但蘧仙既忘了他，娶了夫了又娶什麼二夫人，便該眼看他去娶他那個沈浣花去，自己便不應卑躬屈節的給他做偏房去。」寶珠聽了這話便似一勺冷水忍不住的道：「那你先和婉姐姐發誓來，敢便不算了嗎？」眉仙吃了一驚，紅了臉。婉香卻怪寶珠口快，因怕眉仙怪了自己，因道：「妹妹你不和他講去，他瘋了呢。」寶珠也自悔鹵莽，便不好意思多說，因搭訕的走了出去，往軟玉房裡來。見軟玉已掩上房門睡了因彈著房門喚道：「姐姐開門呢。」軟玉聽見道：「我睡下了，你有什麼話明兒講吧。」寶珠謊他道：「不是，我忘一件兒要緊物件在牀裡呢？」軟玉道：「什麼，明兒來拿吧！」寶珠見他真不肯開門，又怕他起來凍了，他也就罷了。仍回來，見婉香的房門也關上了。寶珠喚開，春妍向後面繞出來道：「爺睡別處去吧，小姐和眉小姐睡了談心呢。」寶珠撫著他肩兒低笑道：「你叫我睡哪裡去？」春妍啞的一笑道：「爺睡的處兒多呢，這邊有軟小姐，那邊有蕊小姐，不呵，還有裊煙姐姐。」寶珠嗤嗤的笑道：「再不呵，還有你。」春妍啞了一口。寶珠笑貼他臉兒過來。春妍把手推開，寶珠道：「我借你後房去聽聽，他兩個兒商量些什麼？」春妍尚未答應，寶珠早一手將了他，悄悄走進婉香的後房去，向春妍牀上坐下，聽有些喁喁私語，切切咄咄的聽不明白。寶珠側著耳朵，皺著眉兒細聽，春妍卻把兩手掩住寶珠的兩耳，寶珠低聲央告著他，春妍抵嘴兒一笑放了手，讓他聽去。見聲音益發幽細了，忽聽婉香啞的一笑道：「你呆了，」眉仙道：「你不依我，我便死也不從。」聽婉香低聲道：「那還喚什麼嫁字。」眉仙道：「心裡算嫁也便了，那身子兒還是我的。」聽婉香又道：「那還嫁什麼來。」聽婉香啞了口道：「臊死人了，原來你們多為這個嫁的，怪道浣花死也嫁蘧仙去，又因不能嫁寶珠為恨呢。」聽婉香不語了，寶珠低聲向春妍笑道：「他講為這個是為什麼？」春妍飛紅了臉不理他，半晌聽婉香又道：「不是為這個。」說著那聲音很像羞澀的，接下道：「不過一個人總要想一個好結局，不嫁呵，果然心許了一樣，但終究不得了個局。落後倒和林黛玉似的被人猜疑議論呢？身子果然清白，只是名兒總被污了，照你這樣說難道算貞婦嗎，天下只有貞女的呢。」眉仙道：「我便情願做個貞女。」婉香道：「你既嫁了他，怎麼還加得上個女字，照這口氣你敢又背了剛才的話。」聽眉仙發狠道：「你自己便要做一輩子的清白人不肯叫他玷污？難道我不是人嗎？你說為宗桃起見你不肯替他養，自然有那肯養的著，哪裡能派到我身上來，你要把我當做替身我便情願背了前頭的盟誓一輩子不出嫁，到也乾乾淨淨的死了還要上一塊某某女史的碑，到還比什麼勞什子的誥封榮耀些呢。」寶珠暗暗點首，因向春妍道：「你疑我和姐姐有什麼過了，可聽見？不是我哄你的嗎？」春妍笑道：「我不問這些帳。」寶珠一笑便悄悄解衣和春妍睡下了。原來春妍和裊煙及筆花，書芬四人都早奉了柳夫人的命給寶珠收了做陪房的。這是秦府的規矩。因房裡的丫頭要穿空入戶的，不收到覺不便，所以每房成了房總收一個丫頭做了貼身伏侍的，件件可不用避得。那笑春因年紀大了些便賞給小廝鋤藥做媳婦去，這也是秦府的規矩。丫頭們一過二十歲，便多發配成房，原來侍候的一日後仍可進來，每月放假三日，到月底除月支外，每月另給拾兩銀子的安家費，這也是極好的法則，那春妍四人誰收下做妾卻仍不改稱什麼姑娘新娘，依舊和丫頭一樣，只不過每月除月支外另給三十兩一個的花粉錢。這原是怕爺們大了不老成至於偷偷摸摸鬧出事來，所以不如竟明公正氣的給他做了姬妾的好。這且表明不提。說次日寶珠醒來聽前房婉香已起來了便披衣起來，春妍替他扭好釦子，便也跟著起來，寶珠對他一笑，春妍便紅了臉倒在寶珠懷裡，寶珠又和他親愛一會，兩人便手手兒走下地來，寶珠整整衣服，先走到婉香房裡來，見婉香梳洗已畢，卻不見眉仙，因見牀上帳子垂著，便輕輕揭開一看，見一幅文錦被兒空堆著一掀已沒得人。見枕邊放著一雙婉香的睡鞋兒心裡動了一動，覺得牀裏面有一種溫溫存存的熟香。因向牀沿坐下，招手喚婉香道：「姐姐你來我問你呢？」婉香便走過來，寶珠按她並肩兒坐下，因怕人進來看見，把帳子遮了，寶珠便問眉仙的事。婉香笑道：「他先不肯，他說還是做女兒家的沒拘束，經我說了許多，說女兒家有一個知己的，果然是在心交不在形跡，總不免要避些嫌疑，又刻刻自己要箝制著，怕起一點軟心腸，便遭了個終身的大憾，好還不去管他，但情份也從此到了極處，再沒別的好出來了。倘不呵，便沒人知道也是抱愧終身的，不看別的只看當初的我，倘然我沒一點子主意順了你的心願，到那別過的時候，我不悔死，也早愧死了，哪裡還有今兒這一日。看我前兒，那樣避嫌疑還有麗妹妹取笑我，倘我真有什麼，可不要羞死我了，那還不止麗妹妹一人取笑呢？到今兒咱們兩

個並起並坐的，誰還敢講一個不字，便麗妹妹也取笑不出什麼了。可知一個人既有了心便該趁早定了主意，不等和前兒我和浣花那樣起一個風波。她聽一席話才信服了我，因說嫁便嫁只不許同睡，便睡也不許。」說著便紅了臉講不出口。寶珠故意問道：「好姊姊，他說怎麼？」婉香笑道：「不許和軟妹妹他們一樣。」寶珠笑道：「一樣怎樣？」婉香笑嗔道：「我不知道？」寶珠嗤嗤的笑起來道：「看光景你們都望成仙的，怕明兒騰雲身子重了墜下來呢？」又道：「橫豎我也不講究這些，一個人只要情投意合似這樣的親親密密軟貼一輩子，也便成了仙，我頭裡把這《紅樓夢》、《西廂》，看壞了心術，後來也猛悟了過來。那些事都不是人乾的，早心定了，此刻更參入三昧，並且自覺丑呢！只一個調情兒最是有趣的。所以我把這些事比作做文章，一做到正面便味同嚼臘了。」婉香笑道：「好嗎，你到今兒才悟過來，可不是我往常欺你嗎？」寶珠笑道：「你欺誰，不欺我。只不該動不動就惱我，說我下流，可知一個人做一輩子夫婦也總要有遭兒的呢！」婉香連連搖手道：「你這話不說我聽吧躁死我了，你把這話傳給眉仙聽了，他便立刻回姑蘇去。」寶珠央告道：「好姊姊，我不就是了，你今兒道老爺的喜去便替我講這節兒吧！眉仙叫他不去伴著我玩。」婉香道：「這可不妥當，你講話不留神，回來他惱了，我便和老爺講要來也沒用，你不如早往蘧仙那裡道賀去，我便好放心講去。」寶珠依他，便先往盛家道喜去。這裡柳夫人和藕香、婉香、軟玉、蕊珠都往葉府給沈左襄道賀去了，只眉仙推病不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正是： 孽債已償公子願，情絲還係美人心。